

存萃學社編集

清史論叢
第三集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清史論叢

第三集 目錄

滿洲名稱考……………	東方雜誌社……………	一
『東方雜誌』第一〇卷第十二號（一九一四年六月一日）		
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考……………	孟森……………	四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太祖由明封龍虎將軍考……………	孟森……………	一七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太祖起兵爲父祖復讐事詳考……………	孟森……………	二六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太祖殺弟事考實……………	孟森……………	四二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太祖所聘葉赫老女事詳考……………	孟森……………	五一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眞本研究……………	孟森……………	六二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孟森……………七七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上虞羅氏所刻山中聞見錄題跋……………孟森……………八〇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重印朝鮮世宗實錄地理志序……………孟森……………八九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滿洲老檔譯件論證之一……………孟森……………九一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清史稿中建州衛考辨……………孟森……………一〇六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辨朔方備乘中之鄂勒歡……………孟森……………一二六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薩哈連非黑龍江考……………孟森……………一三三

『明清史論著集刊』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附錄

滿洲老檔秘錄 上下冊……………金梁編譯……………一四一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滿洲名稱考

東方雜誌 第十卷
第十二號內外時報

滿洲二字。清一代自認爲未有中國以前之國名。又自認爲未能立國以前之部族名。近日本稻葉巖吉等。考建州女真。乃謂滿洲之國號。在崇禎以前。全無蹤影。此事途大有疑問矣。今就清代官書。與日本所蒐集之明人及朝鮮人記載。相互鈎稽。知清人誠有矯誣之嫌。日人亦有未盡密紙之處。分別詮釋如下。

一、日人稱滿洲二字爲文殊之對音。是也。滿洲源流考卷一云。按滿洲本部族名。以國書考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我朝光啓東土。每歲西獻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翻譯名義。曰曼珠者。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經云。釋迦牟尼師毗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殊室利。爲毗盧遮那本師。殊珠音同。室師一音也。當時鴻臚彙稱。實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

遼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固章寧可考也。又載高宗御製全韻詩。號建滿洲。開基肇宗。二句之下自註。語意相同。則滿洲之爲讀作平聲之曼珠。又爲本於曼珠師利之佛號。佛號普通書作文殊師利。滿洲之卽文殊。因爲清室子孫臣工所自言。日人亦第據中國之官書耳。

二、清朝自諱其建州之舊號。最啓疑問。建州三衛。爲明代屬麻之臣。無可忌諱。而清必欲掩滅其迹。自乾隆以前。歷次搜毀明代文字。大半用意在此。官修明史。全部不見建州事。外國傳既無建州。亦無女真。本紀亦盡削嘉隆以前遼東之兵事。至萬歷以後。清太祖已崛起。明馭夷之威信。亦一蹶不振。乃始張其開國之武功焉。僅有一二守遼將帥列傳。偶然

漏見建州事實。亦已削去建州二字之明文。然正以文字中不見建州。故所載事實。猝不易辨爲是何部落。以故轉得幸存一二於明史。蓋當時之君若臣。皆於意想之外。留其所甚諱者於簡冊。如張學顏李成梁等傳是也。南潯莊氏史案。以有王杲之名。爲罪狀之一端。而張李傳中。俱有捕斬王杲之明文。符制如走之酷。卒不免有此罅漏。古人所謂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而當時生事邀功之文人。亦復未能舉發及此。二百年來在茫昧之中。無人敢研究及之者。吁可慨也。

其最可笑者。吉林通志引盛京輿圖。言三姓人共舉布庫里雍順爲主。定號滿洲。南朝誤名建州云云。此日本所指爲乾隆帝及當時史官等。以祖宗臣服於明爲忌諱。乃發此言。主張曾有創建之國號。故意捏造事實者也。清修明史。雖百端隱沒。建州之名。既不見紀傳。并地理志亦沒之。據明中葉以後之疆域。建州已成化外。遂并湮其國初疆索之真相。然於兵志羈縻衛所云。洪武永樂間。邊外歸附者。官其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此下載二百八十四衛之名。於建州衛。在洪武間置之列。有建州左衛。在永樂十年置之列。有建州右衛。在正統間置之列。以其與一代兵制有關。未能抹煞。然建州設衛。與朵顏三衛同見。而朵顏三衛。在外國傳。建州三衛。則無傳。是其方何道里。但不見於明史。無論其沿革事實矣。然則雖一見於兵志。當時修史者之意。則仍使人不知建州爲何地何人而

已。乃於乾隆朝。更搜爲滿洲誤名建州之說。然則如彼之意。建州本無此名。明史之建州三衛。又應改正爲滿洲三衛矣。豈不自相矛盾。欲蓋而彌彰乎。宜日本人之嬉笑也。

日本人所考建州三衛歷史。參以清代未能毀盡之書。及清代官書中自存之罅漏。另作濟朝前紀。茲不贅。

三、滿珠字。明代書作滿住。係最大酋長之稱。建州人歷代相傳如此。考建州衛創設於洪武間。明代各紀載。詳其第一指揮使爲女真野人曰阿哈出。並以阿哈出從軍有功。賜姓名爲李思誠。阿哈出之子釋家奴。永樂八年。更賜姓名爲李顯忠。其與阿哈出父子同時爲女真酋長。而於永樂十年。又經明庭分置建州左衛。而勅爲指揮之猛哥帖木兒。即清代所尊爲肇祖原皇帝之孟特穆。此事日本人考之最詳。當別綴入清前朝紀篇中。夫建州左衛。自建州衛分出。而建州衛指揮。則已世從李姓。正統三年。有建州衛掌衛事都指揮李滿住。爲朝鮮所壓迫。內徙遼東。見皇明實錄。此李滿住必爲阿哈出之後。時已有滿住之稱。至正統五年。又勅諭建州左衛都督凡察等。聽總兵官曹義等安插。與李滿住同居。是爲建州衛與建州左衛酋長並處一地之始。亦即左衛依其所宗主之建州本衛。不甚獨立之始。凡察與孟特穆之子查山。即清朝官書所謂无善者。叔姪爭印不決。明庭就而撫之。又分設建州右衛。要皆僅分官印。並未分地。則左右兩衛。皆與建州本衛同地。不過多其酋長之名耳。惟李氏得稱滿住。蓋猶建州

女真種人最爲其主之意。

夫李滿住之稱滿住。何以知其會長之稱。而非個人所命之名乎。日本人所搜輯之朝鮮書籍燃藝實述中所錄之欄中日錄。紀萬曆四十七年即清太祖天命四年。明兵大敗於清。所徵調之朝鮮兵。由都元帥姜弘立率以降清。以三月初四日。見明兵大敗。劉綎等殉節。遂與清兵約和。日錄言約和後。軍始下山飲水。胡將仍言此事當到城見滿住後。許令還國云云。則當時太祖已建元稱尊號。將士尙稱之曰滿住。可知滿住二字。爲建州最尊之稱。前惟李氏可稱滿住。至是則以稱太祖宜也。

滿住即滿珠。亦即滿洲。爲建州會長之尊稱。既如上述。則建州一郡族。可稱爲以滿住爲會長之郡族。則明之爲滿洲郡族。猶之稱國爲王國帝國侯國之類。滿洲固非郡族之名。而稱建州郡族爲建州滿洲郡族。則其文義猶之大清帝國日本帝國比利時王國盧森堡公國。略無足怪。明季北略。稱萬曆四十四年。清太祖建元天命。國號後金。黃衣稱朕。當時自稱曰朕。而其臣下則猶稱之曰滿住。亦即稱之曰滿洲。其對明而言曰。我滿洲如何云云。猶之明人謂上命如何云云也。然彼此誤會。他人聞建州人自稱我滿洲。不以爲建州人係傳其主命。直以爲建州人自名其國或郡族爲滿洲。建州人亦遂承認之。其後太宗時致書明督師袁崇煥。即自稱滿洲國皇帝矣。日轉輾輾用滿洲二字爲國名。其中說化之所由來。約略可見。日

本人謂清室捏造滿洲二字。始於崇德年間修成之太祖實錄。所謂始祖即定國號爲滿洲。其實不過因太祖受人曼珠利師等字。以佛號爲尊稱。因而用尊稱上冠之首二字。捏爲國名。以自諱建州之舊號云云。此說恐亦微嫌武斷。蓋滿洲既爲會長之尊稱。則其所稱爲始祖者。必即爲建州女真之會長。當時即受其所屬尊稱曰滿洲。當無疑義。後既以滿洲二字移轉而爲國名。則溯其得此二字之由來。請在始祖之世。雖因果之間。未盡核實。要未可即指爲捏造也。

滿洲即文殊之佛號。建州女真之尊其長。輒呼爲佛。此遺俗蓋終清世未之或改。近時人之所知者。宦官宮妾及北方市井細人。皆稱孝欽爲老佛爺。夫此非孝欽所獨創之格也。北方大鼓書。如永慶昇平之類。多稱康熙佛爺。此等書自道咸以前已有之。故知清一代帝王有特稱。皆稱之曰佛。考試功令。佛字三槩。亦其證也。再考市井細民。宦官宮妾。其稱帝王。恆有特稱。宋稱官家。此紀載所常見。明內臣奏事稱列聖曰老爺。稱當時之皇帝曰萬歲爺。見劉若愚酌中志序。列聖之稱老爺。必冠以當時之年號。或其廟號。若稱萬曆帝爲神廟老爺是也。清室入主中夏。其稱爺當沿明舊。其稱佛又仍舊俗。故有佛爺之稱。此亦一掌故。可就正於學士大夫者也。

清代堂子所祀鄧將軍考

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云：「國家起自遼瀋，有設杆祭天之禮。又總祀社稷諸神祇於靜室，名曰「堂子」。實與古明堂會祀羣神之制相符，猶沿古禮也。既定鼎中原，建堂子於長安左門外。建祭神殿於正中，即彙祀諸神祇者，南向。前爲拜天圓殿。殿南正中，設大內致祭立杆石座。次稍後兩翼分設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爲諸皇子致祭立杆石座，諸王、貝勒、公等各依次序列，均北向。東南建上神殿，南向，相傳爲祀明將鄧子龍位。蓋子龍與太祖有舊誼，故附祀之。」此清皇族自言堂子祀有明將鄧姓者，而以鄧子龍實之。考昭槤之襲禮親王爵，在嘉慶十年，已爲代善六世孫，其所傳述，去國初已稍遠。其云設杆爲祭天，總祀諸神有社稷，皆爲誣捏。

查慎行人海記：「元旦堂祭」條：「每歲元旦味爽，未謁太廟，先上堂祭，乃鄧將軍廟也。在廟門之巽隅，庭列劍戟，自車駕外，侍從皆匍匐而入，非親暱者不得隨行。按：鄧諱子龍，南昌人，萬曆中副總兵。」查氏逕稱堂子爲鄧將軍廟，無附祀之說。其云庭列劍戟，侍從皆匍匐而入，或其時儀式如此。今清會典則不同矣。

蕭爽齡永憲錄：「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上跳神回宮。」注云：「跳神，國制也。凡遠出者回，必享牲酬神；病愈亦然。滿洲之行此者，咸具饌以招親友，盡醉飽乃已。或云卽祀堂子所奉之鄧

將軍，相傳明鎮遠總兵，殘建州部，而保護我太祖於孤幼中，故祀之等祖廟。一曰其神主疾病。」
蕭氏此說，亦早於昭榘。其言鄧將軍，並無子龍之名。要其爲堂子祀鄧將軍之說，則先後一也。夫蕭氏疑跳神之卽堂子，今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知其不然。「跳神之日，朝祭設如來、觀音位，而夕祭則設七仙女、長白山神、遠祖、始祖位。溯跳神之始，沿自蒙古，輝和跳神，以一人介冑持弓矢，坐墻堵。蓋先世有劫祀者，故豫使人防之，因沿爲制。」據此，則非滿洲自創之堂子祭也。惟其所述堂子之傳聞，則可證鄧將軍爲舊有之說；而其云「將軍殘建州，獨保護太祖於孤幼，」則又誤合於李成梁事。又曰：「一曰其神主疾病。」此則亦堂子之舊聞，可供印證。

堂子之爲祭天，其說起於乾隆年。蓋高宗自爲文飾之語，而清代臣工記載皆述之。乾隆十四年，初定金川，三月凱旋，四月丙午諭曰：「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通禮。所祭之神，卽天神也。列祖膺圖御宇，既稽古郊禋，而燔柴典重，舉必以時。堂子則舊俗相承，遇大事及春秋季上旬，必祭天所報，歲首最先展禮。定鼎以來，恪遵罔怠，且不易其名，重舊制也。考諸經訓，祭天有郊有類，有所報所年，禮本不一。兵戎，國之大事，故命遣大將，必先有事於堂子，正類祭遺意，而列禮行禮則禱也。我祖宗於行營中或別有征討，不及歸告堂子，則望祭而列禮行事，其誠敬如此。朕思出師遣遣，則凱旋卽當告至。乃天地宗社，俱已祝冊致虔，且受成太學，而堂子則弗之及。兩官疏略，如神貺何？祀典攸關，彝章宜備。著議政王大臣等，詳悉具儀，朕親爲裁定，載入會典。特諭。」尋奏：「謹按會典：『崇德間大兵凱旋，太宗文皇帝率衆拜天，大設筵宴。宴畢，

躬率凱旋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恭謁堂子，行三跪九叩禮。」請嗣後凱旋，致祭於天、地、太廟、奉先殿、社稷、陵寢如常儀外，皇帝告祭堂子，由禮部請旨，欽天監擇吉。屆期鹵簿大駕全設，禮部堂官奏請皇帝詣堂子行禮，凱旋將帥大臣，及諸王、貝勒、貝子、公、鎮國將軍、都統、尙書等官隨行。禮部堂官恭導就位，凱旋將帥等依次排立，鳴贊官贊跪，叩，興，皇帝行三跪九叩禮，將帥等隨行禮畢，禮部堂官奏請駕還宮。樂作，禮成，如儀。」得旨：「是，依議。」

據東華錄所錄實錄之文如右。是知以堂子爲祭天，而以類祭、禱祭等古禮之名比附之，皆出高宗之創意，禮臣承旨附和其間，由此定入會典，而後祭天之說乃有明文。當禮臣議奏時，所據故事，乃崇德年間凱旋所行，明言太宗先率衆拜天，即設宴，宴畢，再率凱旋諸將恭謁堂子。是堂子非天，尤爲明晰。其載入會典之年，據事例：「乾隆十七年奉旨：堂子祀典，載入內務府會典。」蓋十四年因金川凱旋，諭禮臣後，迭經奏復奉旨，至十七年乃指定會典應載之官署職掌也。

再考會典所載內務府祀典，滿洲舊俗所祭諸神，以坤寧宮居堂子之先；而乾隆十二年勅撰之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則以堂子居坤寧宮之先。蓋其次序亦非清初之原序。清初以堂子爲祀典之最尊；坤寧宮乃堂子不祭之時，安奉諸神，而便於朝夕躬祭者也。歲十二月二十六日，則悉索諸神，昇入堂子，以供元旦之陳列。此數日間，坤寧宮以神不存在，亦停朝夕之祭，惟元旦日猶向諸神空位上香一次。元旦堂子雖供諸神，而獨祭圓殿，則元旦祭堂子，實爲惟一之典禮，非諸神所共預。但諸神亦必於元旦安奉於堂子，可知堂子爲棲神之重地，非坤寧宮朝夕便安之比。堂子之神，謂之紐歡

台吉、武篤本貝子。「台吉」、「貝子」，皆金、元以來尊貴之號，爲所習稱，而爲其時建州會長所不敢自居，以奉其所尊之神，示崇敬之意。後乃沿稱不改，存舊俗耳。要其爲人鬼而非天神，則明矣。

堂子之制，囊殿不奉主神。遇大祭時以奉諸神。而主神則別爲圓殿，北面以向之。諸神者，有朝祭神，有夕祭神，卽坤寧宮中每日朝與夕所分祭者也。朝祭神有三：（一）釋迦牟尼，（二）觀世音菩薩，（三）關聖帝君。夕祭神，其名甚多，總稱爲穆哩罕諸神，畫像神，蒙古神。會典事例云：「夕祭祝辭所稱，有阿璉年錫、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納丹岱璋、納爾璉軒初、恩都里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威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諾號。中惟納丹岱璋卽七星之祀；其喀屯諾延卽蒙古神，以先世有功而祀；其餘均無考。又樹柳枝求福之神，稱爲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者，爲保嬰而祀」云云。凡此皆坤寧宮所供之神。除朝祭三神外，餘皆見夕祭祝辭。而惟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則爲求福祭時專祭，其祝辭中，惟有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之神位。別有朝祭求福祝辭，則以朝祭神佛菩薩冠其前，乃及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有夕祭求福祝辭，則以夕祭神穆哩罕等諸神冠其前，乃及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蓋除諫日專爲求福之祀外，平常朝祭夕祭，隨時皆可附帶求福，此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卽京師士大夫相傳之「萬曆媽媽」也。首爲「佛立」，末爲「瑪瑪」，疾讀之。略其中間，遂成「萬曆媽媽」之音。因謂清太祖被李成梁擄獲時，神宗太后命勿誅，故清世永祀神宗太后於宮中。每日必祭，祭必以豬。禁門甫闢，一車懸一燈，載豬最先入宮。朝士候朝者常

見之，云此所以供萬曆媽媽者。其豬用後，載出官賤售之，朝士俸薄不能具肉食者，亦或購之。此說舊京官無不知之。無錫許靜山曾以筆之於所刊雜記。其實皆委巷語也。成梁破阿台時，并殺太祖祖及父。阿台猶爲小醜，其所從屬之名目，奏報所不及，實錄所不見，何至煩太后之緩頰！清宮中晨所進豬，乃以供坤寧宮之朝祭。朝祭三神，如來、觀音不食肉，先以香碟三、淨水三瓊、方切灑饅十盤，設供訖，即撤佛、菩薩水二瓊，撤菩薩像，移供佛小亭，然後移關帝像於正中，乃進豬，先用二瓊獻水致醴，又合二瓊水爲一瓊，灌豬兩耳，去皮而節解之。凡用二豬。載豬首先入宮，自是事實。「萬曆媽媽」則緣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之附會。此可以附明清宮傳說之一故事者。

坤寧宮之祭神，歲終皆彙總於堂子，一切神位，皆昇入堂子饗殿，且一年中所積楮帛，及祭神所樹之杆，祭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之柳枝，皆送堂子焚毀。是堂子爲祭神之定所，而坤寧宮特其近便之祀所耳。惟歲終至元旦，諸神皆正位於堂子。其餘春秋立杆大祭，及四月八日浴佛之祭，則皆祇請朝祭神，即如來、觀音、關帝三神，入堂子致祭。祭時，饗殿祭昇入之神，而對面圓殿則祭堂子主神。元旦日饗殿雖遍供諸神，而祭拜惟在圓殿。圓殿北向對饗殿，主神面北，帝南向而拜。杆祭及浴佛祭，則饗殿、圓殿並祭。其餘正月初三及每月朔，則專祭圓殿，謂之月祭。正月用初三者，初二始撤元旦所供諸神歸坤寧宮，故以初三爲圓殿專祭也。又堂子東南隅上神殿，亦有月祭，正月用初二，餘月用月朔。嘯亭雜錄以此爲附祀鄂將軍，其堂子中爲馬祭神，則坤寧宮內諸神，移供於祭馬神室。室在神武門內，而堂子則於圓殿設祭，其遣將及凱旋等祭告堂子，則專祭堂子主神

於圓殿，不復及坤寧宮諸神。是可知堂子圓殿爲諸神之總匯。堂子圓殿爲堂子主神所在。主神對佛、菩薩、關帝則北面，故圓殿北向。每月朔祭尙錫之神於上神殿，殿南向。此堂子祭神之全部規制也。後修之會典，強名元旦之祭曰拜天，其實乃專拜圓殿主神而已。

元旦專祭堂子，既明其非拜天；然其禮意隆重，實在祖先祀事之上，故高宗以拜天附會之。清初元旦朝儀，備載人海記。記云：「元旦宮廷內外朝儀：五鼓，駕親祭堂子，各官俱朝服於午門外送。黎明，駕回宮，先至奉先殿，繼至寧壽宮，行禮畢，然後乘輦出御太和殿，受外廷朝賀。辰刻復回乾清宮，庭前樂作，上升寶座，垂簾。樂再奏，宮嬪於上前行禮。畢，樂三奏，簾捲，東宮諸王以次在殿庭行三跪九叩頭禮。樂四奏，公主郡主於宮中行禮。樂五奏，上御西暖閣，內外諸臣俱集午門內，望毓慶宮行兩跪六叩頭禮。禮畢，始退班。」查氏所記，爲康熙間太子未廢時元旦朝賀之禮。帝之行禮，最先堂子，而後祖，而後受外廷禮，而後受內廷禮，而後內外廷臣禮東宮，此其尊卑先後之序。

堂子主神之神名，謂之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會典事例云：「上神殿即尙錫神亭。」謹案：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尙錫之神，即田苗神。其圓殿祝辭，所稱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者，皆不得其緣起。」夫祭神祭天典禮，原有彙記故事一門，惟堂子之神，不詳其緣起。然百年以來，故老傳說，則爲明之鄧將軍。惟考鄧將軍爲何人，即知其緣起矣。其名既爲滿洲名之人爵，其體制尙向佛、菩薩、關帝北面。清世祭佛、菩薩、關帝之祝，又稱爲上天之子，堂子主神亦稱爲上天之子。

總之，堂子有主神，祭堂子決非祭天。祭天之說，爲高宗所創造，既不欲革除國俗，又不甘循守舊名，遂有此牽合禮文之謬說。按之致祭之實狀，則無一而可合也。今於祭神祭天典禮中，錄其祭堂子饗殿所迎之神，及祭圓殿、上神殿祝文各數通如左：

堂子圓殿月祭祝辭：「上天之子，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此爲主祭之人，殿兩

名者，爲帝及太子也。若帝及太子不與祭，即用代祭之人。舉其生年，祇以小子，此下卽必有其名。此所謂滿洲舊俗。）

今敬祝者：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昇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偕老而成雙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貺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

堂子立杆大祭饗殿內祝辭：「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今敬祝者：貫九以盈，具八以呈。九期屆滿，立杆禮行。爰繫素繩，爰備桑盛，以祭於神靈。（以下同上祝辭。）」

立杆祭時圓殿內祝辭：「上天之子，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今敬祝者：貫九以盈。（以下同上饗殿祝辭。）」

堂子尙錫神亭月祭祝辭：（圓殿月祭，乃元旦日，雖諸神皆在饗殿，而所祭則惟圓殿。尙錫神亭月祭，乃正月初二日及各月月朔。）「上天之子，尙錫之神！月已更矣，建始惟新。某年生小子，敬備桑盛兮，潔楮並陳。惠我某年生小子，貺以嘉祥兮，昇以康寧。」

浴佛祭，則舉行亦必在堂子。其饗殿內祝辭：「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帥關聖帝君！某年

生小子等，今敬祝者：遇佛誕辰，備我諸王，敬獻於神。祈饗敬獻之心，俾我小子豐於首而仔於膺。（以下同前變殿祝辭。）」

浴佛祭堂子主神圓殿祝辭：「上天之子，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某年小子等，今敬祝者：（以下同上變殿祝辭。）」

爲馬祭神，（非祭馬神，乃爲馬而祭國俗所崇奉之神，即坤寧宮諸神及堂子神也。祭諸神，在神武門內祭馬神室；堂子神，則祭於堂子之圓殿。）堂子圓殿祝辭：「上天之子，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某年生小子，今爲所乘馬敬祝者：撫背以起兮，引靈以興兮，嘶風以奮兮，噴霧以行兮，食草以壯兮，齧艾以騰兮，溝穴其弗陷兮，盜賊其無攫兮！神其祝我，神其佑我！」

祭馬神室祝辭，所祭坤寧宮朝祭夕祭各神，其首各如朝祭、夕祭祝辭，「敬祝者」以下各如堂子祝文。

歷觀堂子各祭禮節，及所祭各神祝文中之主名，明堂子之決非祭天。而清代於堂子既極其尊崇，又曲爲之諱飾，而惟口語傳說，則謂之祭鄧將軍。噶亭雜錄雖言鄧將軍，又以堂子中之尙錫神當之，則是主神仍不知誰何也。清史稿禮志，於內務府所掌祀典，頗用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故俱在清通禮之外。即跳神一事，不在內務府祀典者，禮志亦載之。但其說堂子中之鄧將軍，又兼用會典事例及噶亭雜錄兩說。蓋於尙錫神，既曰田苗，又曰或謂明總兵鄧子龍。其於所謂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者，仍無所指名也。今考堂子之在清室，自太宗未改元崇德以先，乃建州人家所共奉之神，猶子乎跳神也。會典事例，崇德元年定官員庶人等設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是可知其既非天神，

亦非清先世一家之祖，蓋爲全部落所信仰之一神。崇德元年，始建國號曰清，始定帝制，卽限堂子爲皇室之祭，不許官民之家設立，則其前固家家可祭堂子矣。

堂子規制，會典事例所載詳矣，而尙有一不載之地，爲自來考論堂子者所不及。北京堂子之始建，在順治元年，擇地在長安左門外玉河橋東。光緒辛丑拳變後議和，長安街以南地，皆劃作使館界，堂子遂遷於街北。其時西狩初回，勵行新政，工程不由內務府專辦，遷移興築之事，一委尙書張百熙。百熙先任工部，繼調刑部，仍領工程事，所分委之部員，遂有刑部司員承乏，而堂子之役，則委吾鄉董綬經康。董言新建之堂子，一仍舊式，而縮小至五分之一，限於地也。會典所載規制，祇言其拜祭時所及見者。而南牆之外，復有一大方場，植松樹四十九株，儼然墳塋，與拜祭處隔絕不通。所謂饗殿、圓殿，亦皆庫廩，饗殿中間一炕，中爲明間，傍爲暗間，與普通居室相同。舊堂子卽無偉大之建築，門亦西向不南向。門外一街，街外又一牆。牆之西北角，當玉河橋堧，開一小門。在小門以外，并堂子之門亦不可見，蓋頗有神祕之意。尤奇者，南端隔絕一松林，自來不見會典著錄。清末改革之際，震鈞作天咫偶聞，始及此成林之松柏。而全文多所附會，復錄如下：

偶聞云：「堂子在東長安門翰林院之東，卽古之國社也。所以祀土穀，而諸神附焉。中植神杆，以爲社主。

諸王亦皆有陪祭之位。神杆卽「大社惟松、東社惟柏」之制。滿洲地近朝鮮，此實三代之遺體，箕子之所傳也。俗人不知，輒謂祀明鄧子龍。不知子龍蓋於太祖有舊。相傳開國初，太祖常微服至遼東，以觀其形勢，爲邏者所疑，子龍知非常人，陰送出境。太祖篤於舊，附祀於社，亦崇德報功之令典，非專爲祀鄧。

而設也。堂子牆外松柏成林，滿人欲請神杆者，具呈禮部，任擇其一，而仍以稚者補之。」

震鈞氏國變後，改名唐元素，僑居上海。偶聞初成書，視為談故都事之最有根據者。今下世久矣，再讀此記，堂子之文，則無一義不涉牽合。神杆乃春、秋兩祭而兩立，祭畢撤之，年終焚毀，明年再植新杆。舉樹木以為社主之古說何涉？乃借滿洲東近朝鮮，笑子傳國社之制等語，愈牽愈遠。堂子牆外松柏，想是遷堂子時衆所共見。乃云滿人請神杆者具呈禮部，任擇其一，以稚者補之，此尤遠於會典事實。堂子立杆，正中爲大內致祭之杆；次稍後，兩翼分設各六行，行各六重。春、秋二次，舉行立杆大祭。前期一月，內務府派內管領一員，帶領領催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慶州，於潔淨山內，砍取松樹一株，長二丈，圍徑五寸，樹稍留枝葉九層，製爲神杆。此堂子立杆之不採自堂子松林之明文也。至滿洲王公家之杆祭，據會典事例：自大內至入八分公，均祭一杆。鎮國將軍以下，不立杆致祭。此爲光緒間新修會典時定制。若清初之制，則崇德元年，原定親王、郡王、貝勒每家各祭三杆，貝子、鎮國公、輔國公每家各祭二杆，鎮國、輔國、奉國將軍每家各祭一杆；不祭者聽。無爵宗室不得祭。此項神杆，由各家自備，送入堂子，立於石座。乾隆十九年諭：「王公等建立神杆，應按爵秩，設立整齊，以肅觀瞻。嗣後著每翼作爲六行，每行六分，以未分封皇子等列於前，其次則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分爲六層。設立神杆。」等語。杆座除中央大內一杆外，左右翼各六行，六重，即各有三十六座，共可立七十三杆，即未必立滿其數。據乾隆十九年遵旨議定，是年左翼十六杆，右翼二十杆，是亦合爲三十六杆，恰爲得半之數。其杆皆枝葉

扶疎，新伐之木。一年兩次，取材甚多，若取之於堂子牆外之四十九松，一次已濯濯盡矣，補種稚松，何益於事？此滿洲人家，不能就擇杆材於堂子牆外松林之事實也。至所言鄧子龍與太祖之關係，尤爲可笑。子龍生平未爲遼東鎮將。嘉靖中，應募討平本籍江西之亂，累功授廣東把總。萬曆初，以平巨盜功，遷銅鼓石守備，擢署都指揮僉事，掌浙江都司。會麻陽苗金道侶等反，擢參將討之，歷平五開衛卒、及靖州、銅鼓、龍里諸苗族。十一年閏二月，緬甸犯雲南，詔移子龍永昌，以功遣副總兵，予世廕。後以與劉綎不相能，綎將騰衝營，子龍將姚安營，兩營軍相鬪。帝以兩將皆有功，置不問。既子龍兼統兩營，挾成見，抑騰而右姚。騰兵欲譁散，副使姜忻令他將轄之，乃定。姚兵久驕，又索餉作亂，由永昌、大理抵會城，所過肆掠，煩兵力始靖，子龍坐視官下吏。十八年，孟養思箇反，子龍方對簿，巡撫吳定請令立功自贖。旋以戰有功，復副總兵。二十年，擊敗攻孟養之土同知思紀奔等，蓋由都司調遣，至是歷十年矣。尋被劾罷歸。二十六年，朝鮮用師，詔以故官領水軍，從陳璘東征。與倭戰，爲他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賊乘之，子龍戰死。時平秀吉死，倭將遁歸，朝鮮兵事亦解於二十六年間。是子龍之入東，乃入朝鮮，與遼東無涉。甫至朝鮮卽戰死。偶聞謂子龍之作副總兵若在遼者然，此已誤矣。當萬曆二十六年以前，清太祖方厚自贖於明，深自結於明將李成梁，陞職至龍虎將軍。成梁至以六堡地棄與之，爲中朝所劾，事尙在三十三年。方二十六年以前，太祖朝實於明無虛歲，欲入遼東，何必微行？何從致遇者之疑？不但遼東，卽攜敕書入山海關，入京城，入會同館，入蔡門，就買者之列，亦恆有之事，明見於明實

錄。與明決裂，在萬曆四十六年陷撫順、清河爲始，以前則例應朝貢者也。偶聞紀太祖，若早爲明之敵國君主，可謂官於史實。

夫鄧子龍之決不得與太祖有舊，此事既明，則不但震鈞氏之謬說當廢，即查慎行及昭槎輩之以鄧將軍爲子龍者，皆當屏之。且昭槎謂堂子中之尙錫神爲附祀之鄧將軍。余謂堂子當從舊說爲鄧將軍廟，實卽鄧將軍之墓，而尙錫神則墓上附祀之小神。今人家上冢，祭墓之外，必酌酒於墓旁之地。此尙錫神乃墓旁土地耳。其爲墓也，以墓外松林，清世諱不入會典等記載而知之，且堂子月挂紙錢，亦合展墓之俗。惟鄧將軍爲何人，其墓何以在建州，而建州崇拜至此？此不可不徵諸史。

成化三年，明征建州，李秉提督軍務。實錄書二月己亥，秉等奏：「海西建州等虜入鴉鶻關，掠佛僧洞等處。副總兵施英，遣都指揮鄧佐，率軍五百前哨，遇伏戰死。英與參將周俊兵合，去佐不遠，不能應援，罪不可宥。」五月丙戌，又書：「命鄧佐子鈺襲陞都指揮僉事，以佐殺賊陣亡也。」實錄之見鄧佐如此。明史既無佐傳，而李秉傳亦隱沒征建事迹。名山藏秉傳：「都指揮鄧佐爲先鋒，殺敗虜。副將逗遛不前。賊圍佐。佐領親兵五百，辰至酉，皆戰死。佐手誅數賊，自刎而斃。秉具太牢祭佐墓，奏陞佐子，治邊將罪，邊人決焉。」據此，則鄧佐死甚烈，且未歸葬，有墓在邊。

全遼志官業門鄧佐傳：「鄧佐，定遠前衛指揮使，儀表魁梧，性資剛勇。提督軍務王公鞠，喜其善騎射，有膽力，保升署都指揮僉事。成化三年春，隨總兵施英按率集獵，賊衆三千餘人來寇，佐率五百騎爲前鋒，

奮勇身先，斬賊千餘級，賊敗去。急追至樹遮嶺，峻山四壁，復殺數賊，鼓戰而前，復并力鏖戰久之。有一校策馬西走，衆遂潰，惟餘五十騎，與佐殊死戰。佐悉令士卒下馬，拒賊歸路。賊不能支，下馬羅拜乞退。佐怒罵，督戰益急，右手拇指剔弦見骨。賊伐柳爲楯進逼，餘卒死傷殆盡，佐知不可爲，乃歎曰：「天乎！吾力竭矣！吾豈可入賊手乎？」遂引佩刀自刎。五十人無一生還者。報未至，遠人遙見佐乘馬挾弓，鼓吹前導，自東而西，僚屬皆出迎，竟不至，佐家亦聞鼓吹聲入門，老少驚惶，逆之不見。守臣爽其事，立祠旌表，獻祭。都御史吳禎爲撰碑記。至今撫順夷人凡有疫厲，必易中國豬蹄享乃應，其忠節顯著如此。」

據此傳，則明時鄧將軍祠，已爲當時所謂撫順夷人崇祀，明時已見傳記。撫順邊門，切近建州左衛，朝鮮實錄載之極詳。左衛爲清先世，所謂撫順夷人蓋卽清之祖先也。據李乘祭墓而邊人快，知墓卽在撫順邊。據全遼志本傳，知祠亦在撫順，又其靈應在疫厲，則與永憲錄「鄧將軍神主與厲」相合。當佐死戰時，神話相傳；中國人久而忘之，清先世乃歷代崇奉不替，後乃託之於拜天。惟堂子主神之圓殿北向，而南向之夔殿乃清室崇祀一切神祇所尊事之總匯。推其命意，乃以如來、觀音、關帝三神，臨堂子主神之上，俾鄧將軍亦有所尊仰焉。則亦進將軍之神，上接三大神，尊之至也。故祝辭均稱爲「上天之子」云。撫順邊鄧將軍祠墓，或本在一處，當時卽就墓建祠。吳禎碑文未見，未可定斷。至夔殿留奉諸神，圓殿所祭主神乃北向，此則必爲清制，或入關後始爲此制，未可知也。

清太祖由明封龍虎將軍考

清太祖以建州部人，於明神宗萬曆十一年，始以父、祖同時爲李成梁之軍所殺，太祖起而陳訴：以父、祖效忠，爲明嚮導，共除大慙，兵鋒所及，反與同殲，請示其故。成梁謝遣之。是爲清實錄紀開國之所始，即太祖本身行事有所表見之始。其時據清紀載，已有及「龍虎將軍」之目者。

蔣良騏東華錄：「癸未年（明萬曆十一年），滿洲蘇克蘇浙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構明寧遠伯李成梁，遣遼陽副將攻克沙濟城，殺城主阿亥章京；復合兵攻古勒城，城主阿太章京妻，乃體教巴圖魯之女。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先後入城，欲攜女孫歸，阿太章京不肯。成梁攻城不克，尼堪外蘭請往招撫，給城中人以能殺阿太章京來降者即命爲城主。城中人信之，遂殺阿太章京以降。成梁誘城中人出，盡屠之，并害二祖。太祖聞之大慙，詰明邊吏。明歸我二祖喪，與勒三十道，馬三十匹，封龍虎將軍，復給都督敕書。」

王先謙東華錄：「癸未（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春二月，先是蘇克蘇浙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構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勒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廣寧二路兵進。成梁圍阿太章京城，遼陽副將圖阿亥章京城。城中見兵至，逃者半，被圍者半。遼陽副將克沙濟城，殺阿亥章京，復與成梁合兵攻古勒城。阿太章京妻乃體教女，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

既至古勒城，見成梁兵方接戰，令顯祖俟於城外，獨入城欲攜女孫歸，阿太章京不從。顯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攻古勒城，其城據山依險，阿太章京守禦甚堅，數親出繞城衝殺，成梁兵死者甚衆，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軍之罪，欲縛之，尼堪外蘭懼，請身往招撫。卽至城，大呼紿之曰：「大兵既來，豈遂捨汝而去？爾等危在旦夕。主將有命，凡士卒能殺阿太來降者，卽令爲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以降。成梁誘城中人出，盡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兵，並害景祖、顯祖。上聞之大動，勃然震怒，往詰明邊吏曰：「我祖父何故被殺？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讐也！」明邊使謝曰：「非有意也，誤耳！」乃歸二祖喪，與敕三十道，馬三十匹，封龍虎將軍，復給都督勅書。」

右將、王兩錄微有詳略之異。其所以異之故，蓋後改之文，愈就清世歸善祖先之意有所回護，俾太祖斯時之不贊明并不贊李成梁，專贊尼堪外蘭，爲有可藉口也。夫尼堪外蘭一建州小頭目耳，成梁亦一遼東總兵耳，謂成梁以兵符授尼堪外蘭，遂能率遼陽、廣寧兵儼然居兩副將之上，而代成梁爲主帥，此必無之事也。又成梁之害二祖，亦重言爲尼堪外蘭所搆，前已搆成梁與兵，至克城後復搆成梁加害，於是太祖不共戴天之讐，暫可集於尼堪外蘭一身，此文義之比較可見者也。至其封龍虎將軍，復給都督勅書，皆併集於此一時，則兩錄之文無異也。

今姑緩舉明實錄，卽證以清實錄之文，亦復不符，要爲各有緣飾，合而觀之乃見。

天聰間第一次修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洲國初蘇蘇河部內禿龍城，有尼康外郎者，於癸未歲，萬曆十一年，唆搆寧遠伯李成梁攻古勒城主阿太、夏吉城主阿亥。成梁於二月，率遼陽、廣寧兵，與尼康外郎約，以號帶

爲記，二路進攻。成梁親圍阿太城，命遼陽副將圍阿亥城。城中見兵至，遂棄城遁，半得脫出，半被截困，遂刻其城，殺阿亥。復與成梁合兵，圍古勒城。其城倚山險，阿太禦守甚堅，屢屢親出邊城衝殺，圍兵折傷甚多，不能攻克。成梁因數尼康外郎讒搆以致折兵之罪，欲縛之，尼康外郎懼，願往招撫。卽至城邊賺之曰：「天朝大兵既來，豈有釋汝班師之理？汝等不如殺阿太歸順。太師有令，若能殺阿太者，卽令爲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而降。成梁誘城內人出，不分男婦老幼盡屠之。阿太妻係太祖大父李敦之女，祖覺常聞古勒被圍，恐孫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既至，見大兵攻城甚急，遂令塔石候於城外，獨身進城，欲攜孫女以歸，阿太不從。塔石候良久，亦進城探視。及城陷，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併殺覺常剛父子。後太祖奏大明曰：「祖父無罪，何故殺之？」詔下，言：「汝祖父實是誤殺。」遂還其屍，仍與勅書三十道，馬三十四，復給都督勅書。」

「外郎」爲指揮使等官之子，應襲職而未奉准襲職者之稱。尼康外郎卽建州衛一首領之子，可以承襲衛職者。原作外郎，後改作外蘭，故示其與漢名無關，以掩建州世受明官之跡。又其所與尼康約者，乃以號帶爲記，使順者有識別，可以免於駢殺而已耳。改作兵符，使文義蒙混。遼、廣兩副將本成梁率之，而似爲尼康取得兵符以相率，互證自明。其稱大明，稱成梁爲太師，稱天朝大兵，在天聰間作實錄時尙如此，更無論太祖時並太祖尙未長大之孩童初起時矣。乃於控訴稱奏，於謝遣稱詔下，此又必無之事也。明廷祇知李成梁戮死阿台，安知其下復另有兵死之父子兩人，而與其孤裔爲直接之聽受乎？惟於封龍虎將軍一語，則已無有。可見封龍虎將軍本非此時事，李敦乃太祖伯

父，用俗稱作大父，不嫌與祖稱相混，亦是天聰年間文字。祖與父則徑稱其名，景祖、顯祖之稱原屬順治五年十一月所加上。在崇德元年，太宗改國號曰清，始成建國形式，亦不過上列祖尊號爲王，惟太祖稱皇帝，改其汗號，景祖稱昌王，顯祖稱福王，始有易名之典。天聰十年成實錄時，固猶未及此，惟有直稱其名而已。

乾隆四年重改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文與王氏東華錄略同，但亦無封龍虎將軍一語，則於此龍虎之得封，仍未敢隨意插入此處。至乾隆五十一年修成開國方略，文亦與王錄略同，仍無封龍虎將軍一語。而東華錄則蔣氏以來已有之。蔣序稱：「乾隆三十年十月，重開國史館，在東華門內稍北，馭以譴陋，濫竽纂修。」云云。復考詞林典故館選題名：「蔣良騏，乾隆十六年辛未進士，字千之，廣西全州人，散館授編修，官至通政使。」蓋其在館成東華錄時，在乾隆中葉，所見實錄乃前不與屢次勅修本同，後亦不與開國方略所據之本同，獨與王氏後作東華錄同，究竟兩家所錄之實錄係何時修本，頗有疑義。

再考明實錄則於萬曆十五年十一月己丑，始於遼撫顧養謙論開原道臣王緘反覆貽禍疏中，涉及奴兒哈赤驕而爲患。是爲太祖名見實錄之第一次。蓋於上年十四年中，清實錄有太祖攻克鵝兒渾城，尼康外郎遁入明邊，太祖索之，邊吏聽太祖遣將入邊，搜斬尼康外郎事。明實錄不但不載十一年太祖父祖之被殺，并不載十四年太祖之入邊斬尼康外郎。直至十五年冬，因邊吏疏文，乃見太祖名字。十六年正月己酉，養謙在論王緘有曰：「奴兒哈赤者，建州賚會也。驍騎已盈數千，乃曰奄

奄垂斃。」云云。蓋其時明臣之審邊事者，已知太祖之難，而好爲反覆者，猶忽視太祖，謂爲垂斃之衆。可知猖獗尙未甚著，各隨所見以爲言，無逆節可指實也。以前名不徹於中朝，烏有封龍虎將軍，授都督勅書之事？惟忽督張國彥及巡撫顧養謙則深覺太祖之不可侮。以太祖先婚於葉赫，葉赫時稱北關，故太祖親北關而共圖南關歹商。南關者哈達，而歹商則南關異代忠順之後也。欲保南關以存歹商，乃令歹商亦以姊妻太祖，而引以爲援。事見十六年九月丁丑督撫會疏。其明年，太祖復遣馬三非入貢，瀝陳父祖忠而受戮，又斬開原叛目克五十以自效。仍由督撫疏證其實，并保陞都督之職，使長東方。乃於九月乙卯實錄書：「始命建州夷酋都指揮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則不但東華錄於萬曆十一年并書封龍虎將軍授都督爲失其實，卽清實錄於十一年僅書授以都督，亦爲移後作前矣。而至龍虎將軍之封，則清實錄固未書，明實錄亦不見，惟明代諸家紀載，皆言萬曆二十三年，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秩，視王台時。馬晉允皇明通紀輯要且著其時爲二十三年八月，茅瑞徵建州夷考，沈國元皇明從信錄則皆渾言二十三年，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亦敘爲二十年之後三年。則明實錄雖不見，其有此加秩則確也。

其可爲明實錄作證者，朝鮮實錄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壬辰，所書有「老可赤自稱女真國龍虎將軍」語。三十三年五月壬寅，又言「老可赤得龍虎將軍」。則此亦屬國之官書，非私家傳述之比。至清實錄則雖不著其始封，然於述太祖口語中，亦自言坐受左都督勅書，續封龍虎將軍大勅一道。其文曰：「夜黑（後作葉赫）、哈達、輝發三國會議，各遣使來。夜黑主納林卜祿所差之兔兒德，實時

起言：「我主遣我來言，昔索地不與，令投順不從，兩國若成饑饉，只有我兵能踐爾境，諒爾兵敢履我地耶？」太祖聞言大怒，掣刀斷案曰：「爾主弟兄，何嘗與人交馬接刃，碎爛甲冑，經此一戰耶？昔孟革卜（即猛骨字羅）、戴都（即歹商）叔姪，自相擾亂，如二童爭骨，爾等乘亂襲取，何故視我如彼之易也！爾地四周，果有邊垣之阻耶？吾即晝不能往，夜亦能至彼處，爾其奈何！徒張大言胡爲乎？昔我父被大明覬殺，與我勅書三十道，馬三十四，送還屍首，坐受左都督勅書，續封龍虎將軍，每年給銀八百兩，蟒段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所殺，其屍骸汝得收取否？」云云。乾隆改修之高皇帝實錄，文義略同，不過改作自尊語氣，對明不甚恭順耳。東華錄同乾隆實錄。總之有勅書馬匹左都督龍虎將軍在內，乃與萬曆年敕太祖初起時所敕相合。豈蔣、王皆採此文補入彼處，故早有封龍虎將軍五字耶？但按之明實錄，當萬曆十九年，固已於前兩年授太祖都督僉事。至龍虎將軍之加秩，明紀載皆謂在二十三年，太祖安能先作此語，又自提前作歸其父屍時之事耶？然則清實錄所載太祖自誇之語，亦是天聽間修實錄時以意纂入，非當時真有此語矣。此可見癸未年實錄之不敕龍虎將軍，正以其本無事實，不然，太祖方以此自誇，太宗修太祖實錄，豈肯反遺此榮典？

龍虎將軍之究爲何等品秩，明紀載謂加秩視王台時。考王台之得龍虎將軍，事在萬曆三年縛送王杲時。茅瑞徵海西考：「台縛送建州逆督王杲，加勳銜，晉二子都督秩。」不明言龍虎將軍之銜，而但曰勳銜，則龍虎將軍非官階，乃勳階也。考明史職官志：「凡武官六品，其勳十有二，散階三十。勳階內正一品爲左右柱國，從一品柱國，正二品上護軍，從二品護軍。（中略）散階內正一品

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陞受光祿大夫；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從二品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等等。是知龍虎將軍在官制中尙是散階而非勳階。海西考中龍統稱勳銜，猶是約略言之。以建州人並不明習中國官階定制，但以罕見爲貴，故以蒙古所既得而女真所未得者任便予之。台本襲先世都督，至有大勳，乃授龍虎將軍。似此銜高出都督之上。再證以從信錄萬曆三年敕云：『王台忠順，與子虎兒罕執王杲送境上，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視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是王台之龍虎將軍，又與蒙古相比。山中聞見錄敘此更詳，其東人志海西篇：『已而台竟捕得杲，檻送之，入都伏法。』上有詔：『王台縛送首惡，忠順可嘉，其加勳銜，遷二子都督僉事，賜金二十兩，大紅獅子紵衣一襲。』兵部尙書譚綸請晉台右柱國，詔授龍虎將軍，視西人。』據此則授勳銜之說，先奉詔旨，部臣即擬以右柱國當之。右柱國乃武職正一品勳階也，而詔則以蒙古所已授之龍虎將軍予台。蓋在中國祇爲武職之二品散階耳。惟龍虎將軍之陞遷品秩，仍可於蒙古先例徵之。

蒙古之有封銜，起於俺荅之封貢。俺荅奪其孫把漢那吉之婦三娘子爲婦，把漢患，率屬來降。俺荅思其孫，願受中國封，而請以孫歸之。韃靼傳：『隆慶五年，俺荅受封順義王；弟昆都力哈即老把都，及子黃台吉，各授都督同知；賓兔台吉等十人，授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十九人，授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授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授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授百戶。』其中不言龍虎將軍一階，或清修明史，因太祖所曾受而貴之，不以其予蒙古。明實錄：『萬曆

十一年閏二月甲子，封虜酋黃台吉爲順義王，仍賞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段八表裏，伊男擻力克，襲授龍虎將軍。」據此，則俺荅初封時，身爲順義王，其子黃台吉實係受龍虎將軍之封。萬曆十年俺荅死，至是黃台吉襲順義王，其子擻力克則襲其龍虎將軍，文義甚明也。故知清修四史之不予蒙古龍虎將軍名號，留以尊太祖也。東華錄敘太祖受封龍虎將軍，在萬曆十一年，明實錄是年正蒙古擻力克襲龍虎將軍，則一僞一真，無心適合矣。明實錄：「萬曆十五年三月乙卯，准擻力克襲封順義王，不他失禮與做龍虎將軍，仍賞綵幣有差。」則又知蒙古之龍虎將軍爲俺荅後人待襲王封者之世職，據此則確爲貴秩。且於萬曆十五年，實錄又書：「四月癸亥，賜病故套會龍虎將軍切盡黃台吉祭。」切盡明史作乞慶哈，乞慶哈爲黃台吉所改之名。韃靼傳：「萬曆十年春，俺荅死，帝特賜祭七壇，綵段十二表裏，布百匹，示優恤。其妻哈屯，率子黃台吉等，上表進馬謝。復賜幣布有差。封黃台吉爲順義王，改名乞慶哈。立三歲而死，朝廷給恤典如例。」據此則乞慶哈卽黃台吉，實錄併合稱切盡黃台吉，謂之「套會」，明明爲卽已封順義王之黃台吉也。乃賜祭時不稱其王封，而反稱其未襲王封前之龍虎將軍，是又尊其秩爲可與王號並稱矣。是年爲擻力克嗣封順義王，蓋封其子時又賜以祭。實錄又於萬曆十七年書：「十一月癸亥，順義王擻力克、忠順夫人、龍虎將軍—克黃台吉等擁衆數萬西行。」是時忠順夫人卽俺荅時之三娘子三世配其會，常爲忠順夫人，而一克黃台吉當卽擻力克之子，而襲其龍虎將軍者。至四十年，實錄又書：「十月壬午，兵部覆宣大總督奏中有云：「除王封屬禮臣議覆外，臣等謹議：五路台吉見職龍虎將軍，宜陞都督同知；兀慎台吉

見職指揮同知，宜陞龍虎將軍；素囊台吉見職都督僉事，宜陞以都督同知；猛克台吉乃那會親孫，應授以指揮僉事；卜會之妻父耳六他不浪，卜會之弟把兒慢台吉、他兒泥歹成台吉，應授以指揮僉事。」此皆有功於封事者，宜俱以所請，以鼓忠勳。」云云。據此則龍虎將軍又有時不作勳銜，而作等於都督僉事之職，則在諸職名中又爲不甚貴之秩，在都督同知之下，指揮同知之上而已。此卜失冤襲封時事也。

要之，明於龍虎將軍在官制中爲正二品之散階，其以封蒙古，則時而以爲尊，時而又卑之。至封女真則似始終加於都督之上。前以封王台，後以封清太祖，皆是也。則清世以此爲太祖見重於明之一要點，亦不足怪也。明之用此封於邊屬者，本無尊卑之定限，女真中則祇見其相尊云爾。

清太祖起兵爲父祖復讎事詳考

萬曆十一年二月壬子，建州逆杲子阿台，復誘虜酋阿海等，從靜遠、榆林入寇。總兵李成梁督兵破之，二酋就戮，蕩掃巢穴，斬獲者二千三百有奇。督臣周詠以捷聞。(實錄)

清景、顯二祖被戮於此役。觀實錄但言李成梁破斬阿台、阿海，二酋伏誅。二祖之蹤跡，當時原無人問及，及太祖勢熾，乃追論及之。世言明廷於此時如何矜全太祖，出於神宗太后者，非也。萬曆孀媪之說，前已闢之，今詳明、清各紀載，補此時事實如下：

第一、詳王杲、阿台父子，與清先世之關係。

清遜國以後，野紀多不根之言，故爲穢語以難聽聞，若王杲之於清世，明人多稱清太祖爲王杲餘孽。此不可不取有根據之言，以證明之。錢謙益初學集中有岳武穆飛像記文，有云：「惟忠武王，穆力中夏，誓滅金虜。修奴以王杲餘孽，冒金源之後，啓虜犯順，忠武有靈，其能賞賚。」初學集爲謙益作於明代之文，修奴爲清太祖，及太宗嗣，明人猶沿是稱。畫像在崇禎初運化被兵以後，蓋崇禎二三年之間，太宗入邊犯京師事也。時去世祖生年尙遠。改革之初，有作雜林齋聞錄者，謂世祖係山東人王杲所姦生，英人濮蘭德又轉錄入英文書中，而吾國人又譯自西文，謂爲異聞，太祖時之傳聞，移之世祖而盡誣其實焉。今按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奴修姓，建州枝部也。先是李寧遠擄阿台，夷其巢，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爲嚮導。

塔失，阿台塔也。牧場、塔失，因兵火死於阿台城下，奴方十五六歲，請死，成梁哀之，且虞各家教書無所屬，悉以屬奴。奴雖得王杲勅，人多不服，乃結婚北關以資其勢，勢漸強，事中國頗恭謹。」據此，則本圖爲阿台外孫，即王杲外曾孫。又無名氏莊氏史案：「或問逆書致罪之由，余不知其細，但聞之前人曰：如書中所云王杲孫塔，（果商務印書館本作某，蓋字誤。）即清之德祖；所云建州都督，即清之太祖也；而直書名。

又云：「長山繼而銳士飲恨於沙溝，大將還而勦卒銷亡於左衽。」如此之言，散見於李如栢、李化龍、熊明遇傳中。又指孔、耿爲叛。又自丙辰迄癸未，俱不書清年號；而於隆武、永曆之即位正朔，必大書特書。其取騙之端有如此。」私史之獄，僅此數語，見其書之大槩。云德祖即顯祖。東華錄順治五年十一月，始尊太祖以上四世。考顯祖爲顯祖，今日德祖，豈始尊時尙非顯祖耶？抑傳聞之誤耶？至云王杲孫塔，則與遼事實錄合。其云奴方十五六歲，亦約略之詞，當二祖圖王杲時，在萬曆二、三年間，正太祖十六七歲時。其時二祖效力於成梁，家有幼丁，或給事於大帥門下，理則有之。明人多言太祖初爲李氏奴，或此時事。馬晉允通記輯要亦云：「王杲不道，殲我疆吏，成梁因他失爲嚮導，遂梟王杲於藥街。他失者，叫場之子，杲之孫塔也。因以杲之餘地畀他失，使爲建州衛左衛指揮。」此亦言顯祖爲杲之孫塔，且因此得受杲之餘地。又陳繼儒建州考中云：「阿台之塔曰他失，則奴酋父也；他失之父曰敦常，則奴酋祖也。」顯祖爲杲孫塔，明時皆無異詞。安得以數百年後野語相混，以杲爲建州始爲叛者！

清實錄認阿台爲景祖孫塔，景祖長子李敦把土魯之女夫。（李敦把土魯，後改禮敦，崇德元年，追封武功郡王。）而於顯祖之配，則曰阿姑都督女。阿姑都督者，姑夫之貴爲都督者也。武皇帝實錄原作阿姑都督，乾隆間改

作阿古都督，其義遂隱。蓋天聰間初次修實錄，所用名詞作漢字者，後俱改音同義不可通之字，作為闕文。如外郎改作外蘭；夫人本已互作夫金，而後一律改作福晉；姐姐改作哲哲；（太祖側妃哈達納喇氏，武皇帝實錄原名阿敏姐姐，乾隆間改定繪圖實錄，作阿敏哲哲，後併去之。）而王字必改貝勒；都堂改札爾固齊之類。不以漢字音同者相改，尙不預焉。阿姑之改阿古，正是此例。又武皇帝實錄，於姑姊妹之夫，或作厄夫，或作姑夫，後皆改作額駙，厄夫又屬額駙之音譯。其作姑夫者：「壬戌天命七年正月十八日，帝率諸王臣征取廣寧，留索弟多畢，背胡吉沙進及索把海姑夫，（原注：索把海，宗弟吉白星杜吉胡之妹妻之，故稱姑夫。）沙進等統兵守遼陽。」沙進疑即舍人之對音。東華錄作：「上命族弟鐸爾（原注龍教之子）、貝和齊（原注武功郡王禮教之子）及額駙蘇把海（原注：哈達高汗孫，上以族弟濟伯之妹妻之）統兵守遼陽。」此文與乾隆四年所定高皇帝實錄又不同。王氏所據，當是乾隆以前又一本之太祖實錄。由此知阿姑都督亦即姑夫。而阿台有女為太祖母，而其後妻則太祖之從姑，伯父李教之女也。武皇帝實錄：「覺常剛（後改覺昌安，明作叫場，即景祖之名）第四子塔石，嫡夫人阿姑都督長女，姓奚塔喇，名厄墨氣，生三子，長名驚兒哈奇（原注即太祖）。」後改實錄作「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乃阿古都督女，是為宣皇后，生子三，長即上也。」自阿姑改阿古而其義隱。日本稻葉岩吉遂以阿古為王果之對音，是顯祖本為王果孫塔，乃升一輩而為王果之婿，與明人記載不合，蓋未見阿姑之字之原文也。阿台，清實錄作阿太。實錄言：「阿太妻係太祖大父李教之女。祖覺常剛聞古勒被圍，恐孫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據此則阿太即阿台，自為李教婿。景祖以阿台妻之祖而往救孫女，其實顯祖亦以妻為阿台女，而往奔其妻父之急也。當時之阿台妻必為顯祖宣皇后之繼母，蓋宣皇后生太祖，在

嘉靖三十八年，則宣皇后之母，至少必生於嘉靖初元，距景、顯二祖被兵死時，已六十餘年，不應六十餘年前，景祖已有孫女。故知阿台前妻，生女爲景祖第四子婦；阿台後妻，又爲景祖長子之女也。王杲則爲景祖姻家之尊長。至在嘉靖三十八、九年間，建州始作不順，以王杲爲主名，而景祖兄弟實爲同夥，旋即自拔來歸。據稻葉岩吉清朝全史，引明紀錄，有遼東巡撫侯汝諒東夷悔過入貢疏，中言「建州賊首草場、叫場等，遺其部落中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關」云云。所言明紀錄，不標書名，今尙未能檢得出處，但其文非無據。考侯汝諒於全遼志官業有傳，以嘉靖三十八年巡撫遼東，在職二年。故知此疏必爲嘉靖三十八、九年事。草場當即景祖兄索昌阿之對音。索昌阿在武皇帝實錄原作曹常剛，明人於覺常剛謂之叫場，即於曹常剛謂之草場，無可異也。稱「建州賊首」，必曾與於王杲犯邊之亂；稱悔過入貢，遣人到關，即潛行通款於明之事。嗣後屢導明兵圍王杲父子，皆始於此。

第二、阿台繼王杲爲寇被誅。

山中聞見錄東人志王杲篇：「王台既歿，杲之子阿台、阿海，怨王台之縛獻其父，思報之於虎兒罕，因誘邊、仰二奴，共侵海、西塞下。總督吳兌遣守備靈九舉實諭止二奴及阿台，不聽。將軍李成柔勒兵追之於曹子谷大梨樹佃，大破之，斬首捕生一千五百六十有三級，乃令虎兒罕赤縛阿台，以絕禍本。明年春正月，從靜遠堡九塞入，已從上榆林堡深入至渾河，已入長勇堡，深入渾河東岸，已復勾土蠻爪兔、卜官舍周、黃台吉，謀分掠廣寧、開原、遼河。李將軍使裨將胡鸞備河東，孫守廉備河西。已而東、西諸部大會於遼河，欲犯遼、瀋、海州、廣寧，往來入塞，捕殺吏士。總督周詠、巡撫李松與寧遠伯成梁決策往征之。成梁